

今年是高尔基著名作品《海燕》诞生 120 周年,这让我们想起了高尔基作品在中国传播的一座里程碑。

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,高尔基(1868—1936)一直是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外国作家之一。其中,上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,只要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,谁没读过《海燕》《鹰之歌》?至于“自传体三部曲”(《童年》《在人间》《我的大学》)早已搬搬上了“小人书”;长篇小说《母亲》拍成了电影上映;童话《伊则吉尔老婆子》恐怕连幼儿园小朋友都能复述一二……只是,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世界上优秀的作家作品被大量地介绍进入中土,“高尔基”这个名字才不那么“一骑绝尘”了。

也许有人要说:高尔基在中国的影响力之所以孤标秀出,甚至超过托尔斯泰,大概政治上的权重占了大头吧?这,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;但,起决定性作用的,还是作品中的内在因素——思想性和艺术性。从上世纪初开始,高尔基就已经受到中

浅色晕成宫里锦

杨忠明

夜雨初霁,一夜好梦被几羽白头翁鸣叫声吵醒,晨起,喜见今年种的牵牛花开,浅红深紫,映衬在绿叶里,带来几丝清趣,楼下邻居一棵凌霄花藤蔓今年又爬上楼来,窗前蒙上一大片绿荫,凌霄开花色赭黄,陆放翁句:“高花风堕赤玉盏,老蔓烟湿卷龙鳞。”此是沪上老洋房常见的藤花,花开成片,给夏天带来热情奔放的大能量,坊间传说此花有毒,只宜远观,不可近拜。

早晨,一朵粉白色、碗口大的仙人球的喇叭形大花绽放了,此球体有纵棱,棱上密布针刺,这朵花宛如荷塘里的莲花,脱俗有禅意,此球种了十多年,看着它慢慢地长大,三年前开始每年初夏开花,晨启晚谢,花比昙花开得时间长些,俗话说:“好花不长开。”看来观赏此花真要有点缘分了。记得从前,我父亲养了一只仙人球,种在一只天青瓷的张开大嘴的青蛙嘴里,某日,开出一朵大黄花,好像老式留声机上的大喇叭,看看也滑稽。

赤日炎炎,紫薇花盛放,此树树皮光滑,花紫色,如纱多皱,一朵朵花,好像是用薄绸丝揉捏成的,紫薇有白薇、红薇、翠薇之分,翠薇者,花紫色带蓝,有人讲,紫薇不能以手爪搔抓,偶一搔抓,枝叶摇动,有似人之怕痒,坊间称它怕痒花。诗人咏紫薇花句有白居易:“独坐黄昏谁是伴,紫薇花对紫微郎。”韩偓句:“浅色晕成宫里锦,浓香染著洞中霞。”

我喜欢留意寻找小区里自然生长的白色、粉色野生牵牛花,花型虽小,很有灵气,小花清亮脱俗,叶呈小尖三角形,不同于家养牵牛花叶心形,野生牵牛花生命力特别强大,每年四、五月一场夜雨后,花苗从拥挤的绿化冬青灌木丛中顽强地穿出来,每年端午粽子吃过,野生牵牛花开,星星点点,洒下夏日一片小清新,别有一种野逸之致在眼中。我试着在小区绿化丛中撒下上百粒家养的牵牛花种子,小苗刚出土,看看蛮青翠,最后竟然没有一株成活,说明一个问题,温室里长大的花是经不起大自然的考验,会被自然淘汰,年轻人也是一样,不到外面艰苦锻炼,吃点苦,根本无法生存。

傍晚时分,紫茉莉花开了,花色有黄、红、白、紫、粉,或红黄相间,红白混杂,五角花瓣,微有清香,吃晚饭时开,有人亲切地叫它夜饭花,这是记忆中的石库门老弄堂里一种很接地气的夏日之花,根、叶可供药用,有清热解毒的功效。我更喜欢另外一种鲜红色的五角星花,莨萝松,旋花科一年生缠绕草本植物,原产热带美洲。花色鲜红的居多,也有白、粉、朱色,花蔓细细柔柔,花瓣五片,组成一个标准的五角星形,单叶互生,羽状深裂,裂片线形,细长如丝。莨萝松极富攀援性,花叶俱美,给人丰富的想象力,我感觉它好像格林童话中的仙草,灵动。夏日赏花观叶清心祛暑解烦,养一盆,7 月到 10 月花开不断,每天清晨花开一片红,给你带来一整天的超好心情。



既然译者阵容那么强,译品数量又那么多,照理读者对于高尔基作品的了解应该是全方位、全覆盖的,事实上,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仅限于《海燕》《鹰之歌》之类而已。若有知晓高尔基处女作《马卡尔·楚德拉》的,可算“基友”;若有阅读高尔基最后未完成的长篇巨著《克里姆·萨姆金的一生》

初来乍到之高尔基

西坡

的,绝对称得上“基粉”了。听说并读过高尔基作品最早中译本《忧患余生》的,想必寥寥无几。

这部译品,1907 年刊登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东方杂志》(第四年)第一期至第四期上;标签为“种族小说”;作者为戈厉机;译者为吴棹。

《忧患余生》的故事很简单:西汉街上的小贩加应,到处受人肆意欺负,还得一直赔着笑脸。这条街上有个强悍的流浪汉夏尔登,人见人怕。有一天夏尔登被一帮仇敌围殴,差点死去,只有加应前去为他弄吃的,帮他清理创伤。夏尔登捡回了一条命,感动之余,答应充当加应的保护者。街上的水果然不敢再凌辱加应了。好景不长,夏尔登突然通知加应不再为他出头。于是,加应又陷入了恐惧和焦虑



中国之歌 (中国画) 徐惠君

1947 那年,17 岁的我参加了地下党。我生在宁波,稍有记忆时就跟着父母来到上海,住在英租界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1941 年 12 月 8 日发生的一件事,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。那时,我在审美小学读五年级,上课铃响过后却不见有老师进教室,随后就是大家往外逃,我也跟着下楼,到二楼教室拉上读二年级的大弟,再到一楼拉上读幼儿园的三弟,在街上,只看到日本鬼子举着枪往浙江路桥冲。后来知道是日本鬼子搞封锁。我和两个弟弟拼命赶在铁门关上之前进了弄堂回到家,一家人团聚了,但是却被封锁了一星期。每天在家喝点稀粥维持生命,有些家庭连稀粥都喝不上,甚至饿死。一周后解除封锁,满弄堂地上都是大粪,一星期没有粪车进来了,脏脏不堪。这样的封锁反复有过好几次。这对我思想触动很大,开始思考我们中国人怎样才能改变受人欺压的状况。

1944 年读到初中,因为经济困难,父亲带着我二弟三弟在上海读小学,我回到宁波老家帮忙做家务,跟着大人下田干活,如看瓜田,收土豆等。在宁波农村我耳闻目睹

从北京机场出来,我们驱车赶往呼和浩特,开始我们期待已久的新疆之旅。那时独库公路还在冬季交通管制时期,我们计划经吐鲁番,到霍尔果斯,伊宁,然后再沿 218 国道东行到乌鲁木齐、天山天池、吉木萨尔……此次旅行全程长达 8700 公里。从那拉提沿 218 国道去乌鲁木齐时要翻越海拔 3200 米以上的查干诺尔山口,那里经常大雪封路。这条始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道路,有些路段毁坏比较严重,所以自驾还是需要较高的驾驶技能和勇气的。

离开巴彥淖尔,我们开了将近 1300 公里后,晚上八点多钟时进入新疆界内。眼看快到哈密了,高速路口突然开始封路,因特强沙尘暴正在袭来。看来一时走不了,我便蜷缩在后座上开始欣赏绘画作品。车窗外八级以上大风将石头和沙土狠狠地卷起,浓密的沙尘铺天盖地,能见度降至小于五十米。全部途经车辆在骆驼圈子高速入口处滞留了整整三小时。等沙尘暴过去后,警车开道把滞留车辆依次带到通畅的高速公路上。穿着雨衣的警察站在我们即将前行的路口,耐心地嘱咐司机“打开双跳灯,控制好车速,注意行车安全”。

来到高昌故城,那是西汉至元明时期(公元前 1 世纪—公元 14 世纪)吐鲁番盆地中心城镇。历经西汉高昌壁、高昌郡、高昌国、唐代西州和高昌回鹘等时期,时间跨度长达一千四百年左右。高昌故城在 13 世纪末的战乱中废弃,大部分建筑物消失无存。但它依旧是西域留存至今最大的古城遗址。今天,站在这一切已隐没于苍凉荒原的断墙残壁之下,想象着千年

通过日译本转译高尔基,行吗?灵吗?

真实的情况是:长谷川二叶亭曾极受日本学术界推崇,原因就在于他倡导忠于原著,从而革新了日本翻译界意译盛行的态势;而精通中文的日本著名学者樽本照雄就日译本和中译本进行了对比,是认可吴棹译的《忧患余生》的。

虽然吴棹同时代涌现出了一大批外国文学名著的翻译者,但吴棹译的《忧患余生》特点明显,另有发明。归根结底有两点:一是创造性地采用白话文;二是使白话文的表述达到娴熟、晓畅、优美的程度。

且看《忧患余生》第一节第一段:加英者,乃是尖头削脸、红铜色、矮小、进退飘忽、行动敏捷的犹太人。那满面胡须,连腮上颊上也长得鬃鬃的。从那红毛

了日本鬼子的严重罪行,终生难忘。那时,新四军三五支队在我们附近地区活动,晚上常有一些新四军干部战士来外婆家住宿。有一次遇到日本鬼子扫荡,一位三五支队管账的同志撤退后一溜,被日本鬼子抓住,把他强按在田埂上,用刺刀对着颈背一刀一刀砍,直到砍死。掩护过新四军的村

我为什么要参加地下党

孙志尚

民,被日本鬼子发现了,就会逼着全村人看着把人活埋。有的妇女被强奸后剖肚杀死丢在路上,惨不忍睹。那些被日本鬼子杀死的同胞的惨叫声在我耳朵里终生不忘。这就是我后来在上海不怕牺牲主动要求参加地下党的强大动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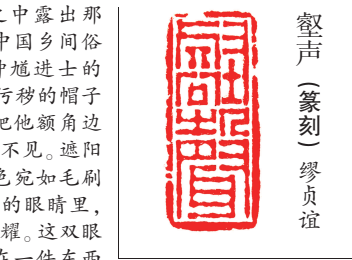
我在寻找革命道路的时候,遇到了领路人。1946 年初,我在钱业中学读书,遇到了小学同学曹永声和陈根林,他们刚参加了共产党,曹永声送我一本文思奇著作《大众哲学》,一本生活书店出版的苏联列昂节夫著

之前的盛景,更多的是沉默。文明,总是在挫折中行进。

如果说新疆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,那么伊犁那拉提草原就是最接近太阳的地方。当太阳刚刚探出头来,用第一缕阳光亲吻了这片草原,于是它就有了一个诗一般的名字:那拉提。那拉提像一道立体的风景画,三面是山,一侧是巩乃斯河,平均海拔 1800 米的空中草原就镶嵌在群山之中。与天接壤之处终年覆盖着皑皑白雪,寂静而梦幻。雪山与冰川、高山与草甸、湖泊与密林,似乎蕴藏着无穷的魅力,视野所及之处都美到极致。若不是亲眼所见,很难相信这世间竟然还有如此纯净、充满神韵的地方,仿佛只需一步,就会从人间跨到天堂。风吹过我,我追着美景,任自己醒来又梦去。

天山天池,素为游览胜地。由于途中延误,我们晚了一天到达。那天正逢下雨,犹豫再三后决定还是上。可到了上面,眼前雾蒙蒙一片,几乎什么也看不见。遗憾中只得在心里默默祈愿:路迢迢一路风尘赶来,至少让我们看一看天池的面容。或许是巧合,一时间我们很难相信自己的眼睛,迷雾突然迅速退去,仅三到五分钟的时间整个湖面展现无遗。虽然此时可能不是天山天池最美的景色,但我们已心满意足。

新疆美丽辽阔的景色、悠久历史和多民族文化的特色都随着脚步的经过之处印在了脑海里。途中所见的蜿蜒不绝地盘旋在山路上的卡车车队,也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民族团结对促进祖国发展繁荣的重要性。美丽的新疆,我们还会再来!



了解中国乡间民俗?毫无疑问,吴棹充当了那个添油加醋者。而这点,正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翻译界的通病。

非常值得一提的是,吴棹身上还有几个第一:第一个把莱蒙托夫引入中国,第一个把契诃夫引入中国……另外,他还是最早将莫泊桑、苏德曼、显克微支、马克·吐温、柯南道尔等名家名作介绍到中国来的翻译家之一。是故,“中国翻译史”理应给他一个崇高的地位而不是连个基本行状也捉摸不清。

作《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》。我差不多通宵达旦读完了这两本书,初步懂得了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。我还从他们那里看到了延安整风文件,其中有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著作,读了共产党的文件感觉特别新鲜特别能接受。我决心要加入共产党,向曹永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。当时学校里有教师系统的党组织和学生系统的党组织。曹永声让我参加学生系统的党组织,说这样有利于开展学生运动。我被批准加入共产党后,在钱业中学组织了联谊会,培养入党积极分子,后来的海事大学离休干部陈丕宇等,就是我发展入党的。

在庆祝建党 100 周年的日子里,回顾自己参加地下党的经历,回忆寻找革命道路的过程,心潮起伏,久久不能平息。相信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,一定能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越干越出色,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一定能实现。

在战场英勇奋战,我们创造了以小制大,以弱胜强的奇迹。

十日谈

心中有信仰 责编:刘芳